

# 卷一·青年广东

特约组稿人：世宾 郭海鸿

# 卷首 | 语

《故乡》。总第9期。1999.10。

在以后的日子里，还会有新的一期、新的一期……我们将坚持不懈地为理想而劳作。也许在多年以后，面对未来的中国诗歌，我们可以说：我们努力过。而面对所有的诗歌朋友，我们说：我们曾经在一起努力，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秋天、以及更长的一些日子里。

让我们紧紧握手！如果我们对中国现代诗歌心存忧虑，我们可以说：我们还应该付出更多。

也许以地域为界进行诗歌分卷并不是展现每位写作者个人风格的最佳选择，但这种编排方式可以有效地缓解编者与作者的对峙，而让读者更自由地面对每一首诗。

本期《故乡》共分六卷。

卷一为《青年广东》。在商业活动已经进入相对秩序化的广东，市场经济给人们——包括诗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生活的机会，而让人无暇面对生存。如果说诗人不是一种称谓，而是一种状态的话，他们作为一个诗人的心灵无疑面对了更真实因而也更沉重的人生。在这里，每一首诗在他们笔下的诞生都需要更坚实的思想基石、更充足的情感储备，必须斗争，必须坚定，必须成熟。但大浪淘沙，留下来的便是金子，便是更纯正的写作。应该看到，他们也许是幸运的，置身于诗意日渐沦丧因而更迫切需要诗意的一方水土，他们的每一声真实的歌唱都会得到应有的回响。本卷收入的无疑正是这样一些作品，真实，可以信赖。但缺乏艺术上更宏大、精美的文本，是目前广东诗坛的另一种现实。广东青年诗歌写作者们如果能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人生中突围而出，迈向诗歌的更阔大、更纯粹之境，则辉煌可期。当然，这并不容易做到。关于广东诗歌的现状，世宾在本卷导论《广东诗坛：在静默中等待爆发》一文中有更详细的阐述。

卷二为《现代湖北》，是一个整齐的湖北现代诗人方阵，基本展现了湖北现代诗歌写作风貌。

卷三为《弹铗江浙》，收入了江苏、浙江两省部份重要诗人的新作。

卷四为《漳州生死书》。福建漳州的“新死亡诗派”是备受瞩目也备受争议的一个



## 卷首语

### 卷一·青年广东

广东诗坛：在静默中等待爆发/世 宾 /1

缓慢的感觉(外一首)/杨 克/4

岁末礼物(外一首)/龙华兵/5

情人路的冬日(外三首)/露 明/6

阳光来自薄薄的云层后面(外三首)/世 宾/7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外一首)/老 骞/8

爱情序歌(外一首)/江 城/9

铁(外二首)/黄金明/10

济美诗篇(三首)/吴迪安/11

郭海鸿(四首)/郭海鸿/13

恋人带走的日子(组诗节选)/李德全/15

轻描淡写(外一首)/余 丛/16

对一根绳子的调查(组 诗)/耿德敏/17

纽扣(外一首)/陈 进/20

坠落/陈 珂/21

一德和尚的俗愿(外一首)/谢远宗/22

我在北京有病/巫国明/23

白骨/粥 样/24

魄/谢湘南/25

冬日，一群乌鸦朝着车窗而来(外二首)/沈杰/27

'99年秋：记忆与印象(五首)/游子衿/29

### 卷二·现代湖北

寻求实质的突破/唐 城/33

我去过天庭(十二首)/林柳彬/35

白色的栅栏(七首)/鲁西西/39

手臂上的伤痕(组诗)/修 远/41

无知的孩子(十六首)/沉 河/43

十月下着雨(九首)/宇 龙/47

房间喜剧/南 野/53

什么是你为之深深……(外二首)/刘涪氓/55

南门外(六首)/唐 城/58

五年后，写给陈穆的信/哑 君/60

### 卷三·弹铗江浙

一个时代的画像(组诗)/长 岛/63

附：深入灵魂世界/十 品/66

或此或彼(组诗)/庞余亮/68

自从文字来到我手上(十首)/梁晓明/70

时间——新月(节选)/陈 勇/74

朝向田野(七首)/刘 翔/76

请求回答的春天(七首)/潘 维/79

在通往黎明的途中(十首)/泉 子/83

春天的触须和思想(组诗)/陆朋红/85

逃亡,或者朝圣(四首)/十 品/87  
 某一天/张 典/90  
 办公室的虚构(十一首)/李郁蕊/92  
 小海的诗(组诗)/小 海/97

## 卷四·漳州生死书

当下境遇及“新死亡诗派”/林茶居/101

风墓祠/道 辉/103  
 任性/安 琪/110  
 百行诗二首/阳 子/116  
 一首长诗和一组短诗/林茶居/119

## 卷五·梅州次生林

诗意地栖居/郑坤杰/123

第一场雨(六首)/吴伟华/127

爱,抑或忘却(五首)/郑坤杰/129  
 微笑的符号(五首)/涂永平/131  
 在夜色深处(外三首)/郭育春/133  
 神迹(外一首)/傅增荣/134  
 题一张老照片(外三首)/墨 痕/135  
 一夜的花(外一首)/边 城/136  
 月亮(外二首)/周旭金/138  
 大地上的孩子(外一首)/柳 风/139

## 卷六·聚合的光

诗抄(十四首)/伊 沙/141  
 一段回忆(六首)/谷 禾/144  
 秋风来临(三首)/游太平/146  
 飞越黄昏的塑料袋(诗歌碎片)/侯 马/147  
 月相/哑 石/149  
 速与一个夏天(外二首)/路 漫/151  
 与大海交谈(外一首)/雨 田/153

## 广东诗坛:在静默中等待爆发

○ 世 宾

近二十年的广东诗歌写作显而易见是处于全国诗坛的边缘位置,表现在:1. 没有有较大影响的诗人和诗作面世;2. 没有整体性的诗社和诗歌流派出现。这两点注定了广东诗歌在全国范围内的沉默和位置的丧失。近现代在诗歌的繁荣时期,广东曾出现过黄遵宪和李金发,在此之后,便陷于一片沉寂之中。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为广东经济注入了生机,但在思想领域,并没有带来一场革命。我所指的思想领域并不是指从政治上到经济为上的转变,而是指一种以人为本,以人性和个体尊严为本的思想转变。如果让我考察诗歌艺术的发展途径和发展可能,我必然要站在个体的立场上评价诗歌文本的价值,因为我相信美学的基础必然是建立在个体的立场获得肯定的基础之上。近二十年的广东诗歌写作在整体上处于模仿阶段,因为没有出现具有号召力的诗人或一个有说服力的榜样,使广东诗人在写作中处于一种散兵游勇的状态。必须承认,这世上没有几只“天才的小碗”,许多人,包括那些被称为“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们也只能在模仿中学习、进步。而我们看见的广东诗人——我所指的是当前写作状态较稳定的,处在人生30岁左右的这一批诗人——他们的诗歌正渐次展露出属于自己的诗歌面目,也即是说开始自己的诗歌风格,但有一点他们必须共同注意的就是世俗生活的那种平庸的欲望正在不知不觉地替代诗歌写作的冲动。在我的诗人朋友中间,每年能写出超过20首诗作的,已是零零星星。90年代初的每星期的诗歌聚会和每年出一两期诗歌杂志的热情逐渐冷淡,代之而来的是属于电视和为三斗米而折腰的日常生活,以及得过且过的戏耍、娱乐。在许多人中间,流传一句话:何必太认真。这是平庸时代失去责任感的流行语,它此时也正流行在一群诗歌写作者中。

我沉痛的叙述正从这儿开始:

### 一、责任感的丧失,写作仅是一种惯性的延续

我无权去指摘十几岁的在校学生在未来的写作可能,但此时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我敢断定他们真正的写作还未开始。而我所看到的老一辈写作者,除郭玉山我能从他散落在某些报角的诗行看出他写作的深刻性外,其它老一辈的诗人们还在用一种集体性的思维方式和美学原则在拼凑他们的诗句。那么,剩下的只有在30岁左右的诗人们的身上进行考察了。而我这篇文章的着眼点也正落在他们身上。

经济时代的后果之一就是人文主义的失落,那些曾高举理想主义旗帜行进的队伍很快就被经济大潮冲击得七零八落。这一现象在广东是相当明显的。

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他们这批正于青春期与成人的交接时期,良好的教育——大部分人

受过高等教育——使他们自觉地脱离他们前一辈的写作模式和审美趣味，自觉地进行个体的思考和写作方向的选择，这一选择使他们的写作与前一辈有了质的区别。

在那一个阶段，因为写作，他们在同辈人中，在人群中，是有骄傲和崇高感的。这些大多数出生于60年代的人，他们曾看见一种绝然区别于文革的理想主义，即对人性的尊重、对尊严和自由的珍视的理想主义在生命之中和诗学之中的意义，这一当时曾嵌入社会机体的理想主义激励着他们的写作。因为年少和可佳的勇力使他们曾经选择愤世嫉俗和边缘式的生活，他们出没在酒吧、城乡结合部和远离脉脉温情的简陋的出租屋，在这一环境中，他们的谈论高远，有着漂渺的激情。

但90年代中期之后，他们的理想主义热情开始获得来自日常生活的嘲讽，他们对于理想主义的坚定开始动摇了。他们生活的背景被无边无际的物质至上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价值观占据了，理想主义无处藏身。这一处境，使他们在贫穷之中曾经为之坚持的意义像洪水中的豆腐渣工程土塌瓦解，他们在同龄人和少女们中获得的掌声已像他们口袋中的钱币一样稀少。而此时，能坚持下来的，正如一个不很成功的诗人所说的：能留下的，除了天才，就是疯子。在我看来，生活在广东的这些诗人们并非天才，也非疯子。理所当然，意义感和崇高感的失落，必然把他们抛上了世俗人求生存的轨道。我无意于在道德意义上评价他们的行为，但由于时间尚短，在他们身上还存在着既要现实，又要梦想的尴尬向面。这就应和了西方一位哲人所说的：既要现实，又要梦想，便犯了重婚罪。我想，他们已逃不了这一审判。

这种无可奈何——无论他们承认与否——在广东的诗人中是相当流行的。我曾听一个人说：要投机，不要投降。这可能就是在这—尴尬处境下的权宜之计吧。

在求生存的轨道上，他们在从事着一种与心灵无关系，甚至有违心灵价值标准的职业，以此谋生。而这一选择，已占用他们除睡眠之外的极大时间，并由此伴随而来的困顿和麻木。但由于惯性和人性中对激情的向往的内外力作用，他们有时还会在灯下独自坐着，试图用笔来梳理自己的内心。然而，丰沛的感情和娴熟的技艺必然踪迹难觅。

## 二、意义的缺席使诗歌充斥着平庸生活的细节和短视的眼光

诗歌写作者必然坚定一个信念，那就是诗必须为人的生活指出一条光明之路。它涉及到尊严、自由和爱；无论生存到何种境地，人必须有挑战自身和置身其中的黑暗的勇气，这是诗歌必须做的。歌德有一句诗：我所爱的，是那在渴求不可能的人。显然，歌德对人性有着深彻的洞察和对诗学具有无际的概括力，这句诗指明了诗歌一个不可颠覆的方向，就是：诗的指向是那些美好的，而又不可能的生存情况。所谓不可能的生存情况，举个例子：我们面对邪恶的势力时总会恐惧和怯懦，首先，我们必须学会认识邪恶，再则了解自身的恐惧和怯懦，如果我们妥协过，必须有一种耻辱感，如果可能，我们必须有战斗的勇力，诗歌的指向就是展现这两种“如果”。做到这两个的其中一种，美学便诞生了。

而此时看到的广东写作者们，许多人，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和全国的一种主流写作倾向，就是进行日常主义写作。这种写作就是责任感丧失之后一场没有痛感的娱乐，它像卡拉OK或交谊舞一样仅是一种消遣。

这种日常主义的写作是诗人承受不住日常生活残酷打击和对诗人权力放弃的结果。我相信诗人权力决不等于政治权力和金钱权力。政治权力和金钱权力在人类社会中是指向一种可能，而诗人权力是指向一种不可能，这就决定了前者的权力无限膨胀就会导致极权的产生，而后的宣扬便会唤起生命对宽阔的生存可能的一种积极态度。当前诗人们对自身权力的放弃而再现平庸世界的无深度生活，一场恋爱，一次偷欢，一次疲倦的旅行，或者对一条发臭的鱼高谈阔论。在这场语言的恬燥中，诗歌丧失了它应承担的责任后，丧失了它存在的权利。

## 三、在物质生活逐渐丰裕的条件下，诗人们的追问能力也应有所增强

我不可能一味谴责物质生活对诗歌造成的伤害，我也在其中看见真正的诗歌生成的可能性。广东，特别



是那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广州、深圳等地,它们在喧哗着物质建设的同时,也潜藏着诗意觉醒的可能。由于这批 60 年代出生的诗人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在社会的生存基本达到水涨船高。区别于内地贫困的生存状况,对那些有志于诗歌写作的人来说,他们已获得喘息和平静的机会。如果物质欲望不是无限度地膨胀的话,这些人已可以重拾起诗艺,并对现实生存背后的真实人生进行追问。

这些追问的品质已在广东诗人们的诗作中开始呈现出来,在这篇文章内,就不一一点评了,但一些人的名字我还想略为提起,如广州的江城、浪子、温志峰;深圳的沈杰、谢宏,江门的吴迪安,以及已离开广东的东荡子。还有许多有才华的诗人因为生活的原因,多年写作停顿,在此将暂时不提。

广东诗坛在承受了传统割裂和诗歌方向迷失之后,必然面临着一个重建的问题。在此时,全国诗坛同样一片混乱,标准的丧失,南北方的争斗,日常主义的横行,门派之争的炽热,使当前诗坛乏善可陈。在此情况下,广东诗歌对诗坛的游离和边缘化便不能不认为可能是一种幸运。当然,这绝不能成为一种永远处于边缘并得过且过的籍口。诗坛将要求一种从容、大度,有着明确上升的指引性的诗歌来重新燃起希望的火光。对广东诗人而言,他们在质量和数量上同时获得肯定的诗歌的写出,还有待他们自身的努力。

1999 年 7 月 28 日凌晨



## 缓慢的感觉 (外一首)

○杨克

汽车蝗虫般漫过大街  
 我的身体像只大跳蚤在城市里蹦达  
 “忙”这条疯狗  
 一再追咬我的脚跟  
 这个年头  
 有谁不整日像一只野兔？

像一只被丢弃在路边的跑鞋。

1999.5.2

其实我想让内心的钟摆慢下来  
 慢下来……  
 我真想握住什么

“我喜欢缓慢的感觉”  
 骤然停下的片刻，在向向日葵酒吧  
 我听见你的声音在说

缓慢是音乐的休止  
 钢筋牢牢抓实混凝土  
 那足球射门瞬间漂亮的急停动作  
 读了三年的一本书  
 会议中的两分钟瞌睡  
 头发乱了  
 风突然止息在发梢上的一刻

我奔跑，只因为所有人在奔跑  
 骤然停下的片刻  
 不外乎红满天的太阳，砰然坠落  
 掉进酒沫四溢的夜生活  
 “我喜欢缓慢的感觉”  
 ——退缩后最松弛的时分  
 我听见有个声音在说  
 我多么欢愉

## 公 鸡

漆黑的夜空撒满白米  
 公鸡一更叫，二更啼  
 三、四、五更  
 饱满的拼足生命的呐喊  
 比飞机的噪声更高  
 它有火焰的羽翎  
 高昂着头，挺胸，威风凛凛  
 额上戴红花，冠冕沐清风朗日  
 一副大丈夫英雄气概  
 却飞不上高枝  
 哈欠连绵的早晨  
 一声鸟鸣已让世人满足

现在它是家禽，只能在地上  
 刨泥，找虫子，喝浑浊的水  
 吃从高处掉下来的果实  
 在收割后日复一日空阔的乡村  
 被一只小母鸡弄得焦躁不安  
 尖喙啄不破命定的劫数  
 那愤怒的、充血的鸡冠  
 像一盏风灯来自黑暗。

99.5.6

## 岁末礼物 (外一首)

○龙华兵

孤独的年份漫上了额头  
你坐在回声中 —— 悉数  
远去的葡萄与浆果  
穿白色礼物的人走出了画廊  
他跨出门槛时象一则消息  
迎着风雪里回家的歌谣  
马车喧响 一如你长久抚弄的拉链  
怀中的事物被一一拢上  
手边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少  
一年四季 户外吹着光阴  
每一枚树叶都取自世界的动静

你是否做完了手中的活计  
端坐一根细小的时针  
同大地一起颤抖 走动  
或者幸福得盲从

旧时的约定就会象一粒草籽  
被新年救起  
下一刻 天堂的守夜人开始撤离  
下一刻 你在钟声中发出吃语  
你呀 小而又小的心  
谁看着都会流泪

许一个热愿 然后回到母亲的天气  
触动和弦 抚掌轻叹  
用小火梦想 用白雪思考  
你坐在窗帘背后无事可做  
世界变得缓慢了。深居简出的  
雪花面目柔和如圣洁的婴孩  
今夜与你交换谷粒的人  
正从每一个方向按响忧伤的门铃

## 夏天就要过完的日子

我想没有谁会告诉你 我多么  
爱你 时光无动于衷  
剩下的日子散落在青果的皮肤上  
后方的白马暗传远语  
我想没有谁告诉你  
我是在最后的夏天保存下来的人

像一个遗址或停顿  
日子松弛下来。一切都已就绪  
一切动作都已下落不明  
此刻 万物的距离  
于你是恰好相宜的  
如果你抽身而起  
世界的画卷就开始  
—— 松动

你的目光所到之处  
阳光憔悴 雷声出现  
在你愤怒的心脏  
你八月最后的愿望深入浅出  
一滴雨声惊飞大街上闲散的人群  
夏天就要过完的日子 你是个孩子  
你在檐下忍住远方越来越高的建筑  
乌云出现的地方 巨大的阴郁  
擦伤了一个农夫的草帽  
他的儿子急急赶在通往秋天的路上

# 情人路的冬日 (外三首)

○露明

整个冬日的上午  
我叙说,复又叙说  
眼前的波光万顷,苍穹的澄明  
我走在前边  
欲以不和身的外衣替你遮挡  
在风中溅起的浪头

但我错了——  
你轻轻趋前,迎风一转  
犹胜语言万千  
你扬起的格子衫裙,尽情翻卷  
一若绵绵的海涛

## 甜蜜的时光

午饭过后的杯中  
淡黄菊花犹在开放  
叶子尚未低垂  
海伦甜睡  
房间里轻唱着诗句  
溢出的幸福找不到瓶子保存

## 阳 春

疲倦了,看过灰白的岩洞  
无言了,听闻过神秘的寓言  
白昼,黑夜,无尽止的喧嚣  
黄昏,休耕中的田野一片平和  
挣脱爱欲的心灵  
在春季松软的沥青路上

驰向另一座城市

## 致谭昕小姐

因为在瞬间不能明白  
你依依惜别亲人的伤感  
故在这途中不期的相遇里  
我没有替你抹净  
你脸上的泪痕

请你原谅  
我充满幻想的心却缺失聪敏  
临别时你眼中的孤独  
让我在整日里  
变得加倍苦涩



# 阳光来自薄薄的云层后面 (外三首)

○世宾

阳光来自薄薄的云层后面  
把广州的天空映得有些蓝  
它被植物的叶子摇动着  
明净,带着些微淘气,一下子  
窜入我清晨刚刚张开的眼帘

没有什么要我在世上奔波  
我要找的人已经到来  
这一刻,我不再焦虑,不再怨恨  
不再因为曾经的得失斤斤计较  
我愿意把我的双手放下  
从事任何有效的工作  
拖地,擦抹桌椅,写信  
告诉每个人有关这个早晨的消息

阳光来自薄薄的云层后面  
它越过敞开的门窗,明亮  
有如童年林间的鸟鸣  
在它们当中,我是如此无畏  
对有过的疼痛,我没有记忆  
我抬头望见铺筑中的道路  
宽阔,一直伸向未知的远方

## 因感到你的存在,我快乐

不用睁开眼睛,就能看见你  
不用走向你,你已来到眼前  
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  
你的衣袖、双臂和隐在暗处的脸  
即使我已聋了,也能听到

你两排小小的牙齿碰碰的声音

我从不知道我会如此幸福  
曾经有过的孤独,和一间  
阴暗、潮湿的房间,一夜之间  
这一切都离我远去

我再也不怕坐到那张破沙发上  
在阴湿的春日里烤火取暖  
我不再计较受到的指责  
不再计较盗贼开走了我的摩托车

现在我只快乐,无所不在  
我看到的山是山,水是水  
我触碰到的物体都是你  
这床,这压在枕头下的诗集  
这从窗口爬越过来的明朗

## 这是四月六日下午

这是四月六日下午,阳光灿烂  
风从远处吹来,房间明亮  
椅子、床和阳台上的植物  
一切都那么自然,富有秩序  
我在它们中间坐下,感到平静  
对于未来的风暴我没有任何恐惧  
我告诉给我这个下午的人  
我深爱着,已无所阻挡

## 我渴望与这世界融在一起

已是三月,我还必需忍耐多久  
才能从寒冷和孤寂中脱身  
屋里的家什零乱,心不在焉的样子  
阳台上和街道上的植物  
绿了;木棉花和角花红得耀眼

已是三月,我非常清楚:生机  
已注入大地上所有生物的机体  
溪水涨了,抬高了我们的视线

小草在土层底下,敲击着岩石  
阳光变得热辣起来;已是三月  
姑娘们的曲线获得了解放

我的心也狂跳不已,我的眼睛  
发亮。在这欣欣向荣的景象面前  
我要告诉每一个相逢的人:我爱  
在我的内心深处,在每个血细胞  
里面,我渴望与这世界融在一起

##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 (外一首)

○老 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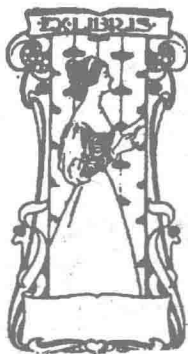
天鹅抛弃了天鹅湖  
一只幽灵收拾这散落的羽毛  
十九世纪就要结束了  
让我把最后一首歌唱完

我泪如泉涌 孤独以后是狂乱  
比悲怆更狂乱的是孤独  
十一月的思念已沉入湖底  
娜杰日达 我的黑天鹅  
我为什么还不能恨你

### 海边黄昏

船回到了港湾  
海浪不懈地翻阅沙滩的温情  
晚风吹醒我异乡的孤独  
孤独激涨了群鸥纷飞的海面  
海 我信仰海

信仰永无止境的海  
生活把我赐给了流浪  
我比流浪流浪得更远  
远方 远方的露萍 远方的斯忒  
我生命中的闪耀  
除了清澈的思念 我一无所有



# 爱情序歌 (外一首)

○江城

你一直是我在广州的生活中心  
你的美丽遭遇了爱情的光焰  
只有我知道你因爱而隐秘的心存留在哪里  
我全部青春与你同眠日复一日

夫人,我必须这样称呼你  
这是你赐予我的甜美的答案  
在每一个粗鄙的黑夜  
只等你来抬高我被你的心灵弃绝的双手  
哪怕你来自天堂的影子靠近我  
哪怕拒绝往事的时间把你改变  
我放置良药的窗户便已足够  
啊亲爱的人,夜中闪亮的花朵已经逃走  
想想我为此遇到的不幸  
想想一个男人守望春天的肩头  
想想我这一颗在雨夜中  
被闪电追逐的心

夫人,我病入春天的身躯被你的泪水洗湿  
夜去房空,告诉我带走你的路径  
我因为你留在你初恋的城市  
让我透过你双眼含着的我的泪水  
让我放弃你进入水中安歇的坟墓  
不,我全部心思只有一个可爱的希望  
我贫困交加的臂弯只需要你  
夫人,只有你可以成为我一生的妻子  
只有你纯洁的双手  
才能抓住我退往黑夜的眼睛

## 完整的新娘

白日隐约结束  
雨过天晴的天空皆是不幸  
看啊,爱情把往事世代相传  
带着你的一双眼睛  
将是沉默  
是一个新娘全是光芒的泪水把我指引  
是草叶撕裂广州的春天  
一个春天是一个人的窗口和胸怀  
我因违背幸福来到这里  
如劳动和落日的相遇

我苦苦追问深陷黎明的新娘  
一个春天覆盖了大地  
用爱情换取的草地和村庄  
如何远离我的内心?

草地在吐露遭遇哀伤的道路  
黑暗中缓缓起身的新娘  
春天的前面我要把你安放  
你坐在一朵玫瑰之上  
那玫瑰的呼吸  
所到之处恰好是今天美好的事物  
这宁静之源  
这奥秘与纯结,胸膛的回复  
加厚的阴影是要我忍受错误和悲伤

## 铁 (外二首)

○黄金明

一

我在黄昏跟一块漆团体的铁相遇  
它像一只乌鸦，一小块敲掉的天空  
吸收了全部光线  
一块漆黑的铁，带来了持久的寂静  
像我沧桑的脸，一段生锈的岁月  
看不出本来的面目，想不起青春的短歌  
一块铁的飞翔与坠落同样沉重、急促  
仿佛一个人30岁时挽留不住的爱情……  
一块漆黑的铁粗糙、冰冷  
像我千锤百炼的心，它肯定是一把锋利的剑  
但不轻易出鞘；像我胸口燃烧的诗篇，不愿发表

二

两块铁在互相碰撞，临街的打铁铺  
传来敲打的声音  
就像我挑战命运的拳头：以牙还牙  
我的青春在火焰中苏醒  
一块铁在熔炉中满脸通红  
像我怀中浑身发软的女人  
一块铁在火中怒放还是在梦中锈掉？  
我的内心滚过一阵恐惧，一个人的一生  
像不断被锤打的铁块，一天天在闪光、变薄

三

一块铁在春天的花泥上，露出失眠的脸  
它在大地上沉睡了多久？  
它被马蜂般的念头蜇伤，被钉子般的想法扎痛  
一块铁被未来苦苦折磨，它在打击下减轻了重量  
就像闪电省略了肉体，只剩下骨头  
啊，一块铁多像我身上最硬的骨头

把生活碰得鼻青脸肿  
一块铁有没有梦见未来？  
在只有赞美没有愤怒的时代  
我用血液中的铁，铸造梦想的黄金  
我在黑暗中的歌唱，比一块铁更有份量

## 一滴水

我只是一滴水  
但要走完河流的一生  
我的心比一滴水更轻、更恍惚  
作为心灵的注解  
一滴水正在无限扩大  
一滴水正在带动整个海洋飞翔  
但又卷入了自己的漩涡  
一道注满了梦想的河流溅起了自身的水花  
吹过脸庞的风中有旧时光的味道  
河水在不停地流淌，有没有同样的水滴？  
我是沉默的河岸

一道河流正在带动两岸飞翔  
我的疼痛，像沙滩里流出来的黄金  
那样细小、轻微

## 声音

我知道一棵树的声音动用了每一片叶子  
歌声从大地的肺部传来  
你瞧，一个苹果坠落的声音多么美  
它偏离了道德的喉舌与美学的轨道



与我所有的诗篇重叠  
知道一棵树就是一道寂静的河流  
我血管里的冰块在碰撞、消融  
梦中的大海已从胸口涌上指尖  
我听见了每一滴水细微的呼喊

在春天黑暗的根部  
在夜莺的喉咙深处

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  
我熟悉生活的嘴脸  
一张纸就可以抽掉大海的深度  
我所有的诗篇是不是大梦一场？  
我头脑里的海浪正在不断堆积、上升  
一只蜻蜓像飞机那样倾斜着飞行  
一群工蜂齐喊着劳作的号子  
我听见了大地复苏的声音，沾有雨水的味道

卷一·青年广东  
吴迪安

## 济美诗篇 (三首)

○吴迪安

### 济美的鲈鱼一夜成名

外头热闹透了，连济美的鲈鱼也感觉到了  
咱们守着这块地方，一辈子怎么出头？  
那三个浑蛋，常在湖边扯淡  
他们算什么东西，得意到这个劲儿？

湖水这么大，这么深  
咱们的身子滑溜溜的，鳞片一瓣一瓣的  
城里的妞儿怎堪可比？  
城里的猪鸡狗猫，那个不羡慕？

咱是鲈鱼皇后，嘴巴性感  
遍体绿莹莹的，腰身儿怎一个好字了得！  
咱一口咬了老更的长竿儿，拖着他的鸡巴儿晃水里  
咱又从凤爪裂开的兜里逃生，气得那老婆闹不休

咱从此嘴角挂上了老更的金钩子，更贵气了  
咱高兴就亮出来，闪耀着些儿的日光和月光

或者撅一撅屁股，作出胜利的手势  
让老更念念有词：美了美了

老更呀老更，口水儿直往肚子里咽  
咱可不是你那醋醋儿，你一口吃不到  
看你身边那大厮，可把你气昏！  
妃子们一个个上他的钩，一尾尾入他的腹！

老更和大厮，和凤爪儿  
三个穷光蛋，想咱想得发疯啦  
天天转，夜夜转  
这济美差点儿给他们踏平！

只是凤爪儿那懒劲儿，咱一口尿尿他  
他才一个打挺，爬起来说“怎了怎了”  
凤爪儿最忌恨那大厮，吃光了头粮  
凤爪儿唯有悄悄偷吃老更的“手尾”，没出息

咱是济美这水里的娘娘！那大厮替咱扬了名

他的竹竿儿有一撂，他的钩子厉害！  
他已聪明绝顶，风大了就头痛  
无端还要吃凤爪那黑心的一脚！

三个浑蛋，打搅了老娘  
济美翻了天，老娘打扮一番  
那么多不正经的家伙往水里扎  
老娘就钻他们的胯下，咬他们的根！

这故事在当地出了名，传说济美的一尾鲈鱼  
浑身发绿，嘴角挂着金灿灿的钩子  
屁股又开，像一个胜利的手势  
有三个人骑着它，那就是：大厮、凤爪和老更

99.1.15

## 苏大户的守湖狗

这只家伙翻脸不认人，毛色卷曲  
与大厮斗智，两个脑门儿光光的  
老更那地方总搭不干净，总让它嗅上  
逆着风儿钻进来，尾巴夹在屁股下

无论是东钓台西钓岛北钓坪  
无论白天黑夜，这家伙总能寻到  
或许我们踏足济美就惊动了它  
怪就怪老更那股味道儿太特别

大厮说老更换条裤子吧，他就穿了凤爪的牛仔褲  
两根麻杆就更长了，但那卷毛还是追过来  
问题不是裤子，是裤子里面的问题  
老更总是要遗留一些“手尾”的，是惯例

卷毛站在破艇上，头昂得老高  
呜呜的直奔过来，还划了一个挺美的弧线  
它随即跳上岸，凶巴巴的毛发全竖起来  
我们不理睬它，它就赖着不走

我们说卷毛，彼此都熟悉了  
何苦呢，你家主人也不至于如此

我们三个人，你孤孤单单怪可怜的  
要是把你宰了，沉了湖底你可怎好？

有时卷毛闹急了，从胯下掏出一支“大哥大”  
叽叽的乱拨一通，装模作样  
我们在一旁燃着烟卷，它在一旁张狂  
“立即消失，下次别再让我撞见！”

有一回我们闯进最偏僻处，刚把车子停住  
卷毛也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浑身精湿  
像是落了水，它使劲的抖了抖  
水花泼了我们一脸，模样儿十分凶狠

大厮说卷毛你别过来，它的嘴就张得更宽  
大厮一记老拳挥去，可惜了那两颗尖利的牙齿  
它胯下的“大哥大”丢了半截，一溜烟儿跑了

卷毛来了凤爪就不敢出声  
凤爪就出卖大厮，让大厮与卷毛斗智  
凤爪见了大厮就腿硬，见了卷毛就脚软  
凤爪就是凤爪，他妈的一个好兄弟

“济美是我们仨的，济美的鲈鱼也是我们仨的！”  
嘴角挂着金钩子的鲈鱼精也跳上水面说：“是的是的！”  
卷毛听了，呆了许久似乎才明白  
它就摇摆着尾巴，变得乖乖的了

1.17

## 元月十七日济美钓鲈鱼一尾

风又起了，雨又下了  
老更说此湖乃圣湖，神了  
水波兮兮的，山也兮兮的  
凤爪猛甩三年不用一次的抛竿，甩断了两次

三人罩上了厚厚的雨披，可惜不是蓑衣  
西钓岛上三个仿古的家伙，抱膝而坐  
大厮引经据典，泡制一句又一句的济美鬼话  
鲈鱼们前仰后合，两三尾激动得击打着水面